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道教靈寶經典中「梵」觀念之研究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003-
執行期間：97年01月01日至97年12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謝世維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 年 05 月 14 日

道教靈寶經典中的「梵」觀念之研究

謝世維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目錄：

一、前言	1
二、研究目的	3
三、文獻探討	3
四、研究方法	8
五、結果討論	9
六、參考文獻	10
七、成果自評	15

報告內容：

一、前言

近十多年來研究者對中國中古宗教研究當中將「佛教」、「道教」實體化為兩個領域的研究框架加以反省。學者開始思考這種學門的化約只能狹隘的反應部分歷史事實，卻難以看到佛道教之間更為複雜細緻的滲透、磨合和轉化。在此反思下，學者開始關注佛道教之間的交互作用。1980年代開始，許理和(Erik Zürcher)從佛教本位的觀點討論「佛教」對「道教」的「影響」，並探討佛教疑偽經典的道教因素。¹賀碧萊(Isabelle Robinet)雖仍是以佛道區分的模式來進行論述，但開始在更細緻的層面上比較了佛道對報應、救度、宇宙等觀念的不同看法。²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則在靈寶經典成立過程的研究中指出編整、促成靈寶經典成立的人物葛巢甫與當世佛教譯經僧俗、上清經派的核心人物許氏家族關係密

1 Erik Zü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T'oung Pao*, vol. 66 (1980), pp.84-147. 許理和對佛道關係以冰山為喻來表達，認為佛道的區別有如兩座冰山，表面上看似互不相關，表面以下卻緊密關連。許理和同時以末世思想為題，探討了《月光童子經》和《首羅比丘經》這兩部體現中古時期佛道難分的疑偽經典。見 Erik Zürcher, "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W. L. Idema ed.,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held in celeb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yden University, December 8-12, 1980* (Leiden: Brill, 1981).

2 Isabelle Robinet, "Notes préliminaires sur quelques antinomies fondamentales entre le bouddhisme et le taoïsme," Lionello Lanciotti, ed., *Incontro di religioni in Asia tra il III e il X secolo d. C.*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1984), pp.217-242.

切，顯示中古佛、道教並非自成實體，而是更複雜的相互作用。³在1990年代以後，部分佛教研究者也開始關注在既有佛教研究框架下被忽略的「疑偽經典」，這些在漢地成立的佛典不但蘊含了豐富的佛道教交融的資料，同時可以顯示中古漢地如何以理解並轉化佛教的觀念。⁴這種關注佛道教相關的研究趨勢也在亞洲學界逐漸發展。⁵

經過歐美學界這二十多年來對於中國中古宗教研究模式的轉換及反省，基本上已經承認把「佛教」、「道教」視為互不滲透的實體，這樣的研究框架將無可避免帶來許多偏見與限制。以這種研究框架論述「佛教」如何「影響」「道教」或者是「佛教」的「中國化」，將會在研究上忽略兩個被實體化的極端之外廣大的信仰群及宗教現象。Robert H. Sharf將「佛教」和「道教」或是「印度佛教」和「中國」視為兩個互不滲透的實體以及二者「相遇」的觀念加以反思，認為這種研究框架不但不符合史實，而且會帶來許多誤解和侷限。⁶而在一些道教學者間，也開始將研究的焦點放在佛、道的交會和相互借用、滲透上，並指出以往「佛教影響說」忽略了道教自身主動借用，轉化其中內涵的主動性。康若柏(Robert Campany)與柏夷的研究皆深刻的反省「道教」「模仿」「抄襲」「佛教」，以及「佛教」「影響」「道教」的研究框架缺陷，並以個案的研究指出宗教史的實況是一連串的界線不分明過程，其中有借用、轉化、變型、滲透以及複雜的交融。⁷因

3 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Bruxelles: Instute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 2, 1983), pp. 434-486.

4 例如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而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十多年來的著作皆漢地民間信仰究竟如何理解並轉化佛教。參見 Stephen Teiser,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和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以及 *Reinventing the Wheel: Pictures of Rebirth in Chinese Buddhis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

5 相關研究大陸方面如王承文，〈古靈寶經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華林》第2卷(2002)，頁237-269；〈從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論中古早期道佛關係〉，收於《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31-137。日本方面在佛道關係的研究上已經有悠久的歷史，從吉岡義豐到小林正美、山田俊等皆有豐碩的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多限於經典文獻的比對上，例如神塚淑子，〈六朝道經中的因果報應說與初期江南佛教〉，《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年)，頁181-202；〈《海空智藏經》與《涅槃經》—唐初道教經典的佛教受容〉，《日本東方學》1(2007)，頁98-132。亦可參見謝世維，〈聖典與傳譯：早期道教天書傳統與翻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9(2007)，頁185-233。

6 Robert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本書從漢地成立的「佛典」《寶藏論》出發，探討其中顯現佛道交融的現象。

7 Robert Campany, "On the Very Idea of Religions—In the Modern Wes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 42.4 (2003): 287-319. 本文徹底反省宗教在中古中國的意涵以及佛道「影響」的研究範式；亦可參考 Robert Campany, "Buddhist Revelation and Taoist Translation in Medieval China," *Taoist Resources* 4.1(1993): 1-2；以及"Making Scenes: Disciplines of Visualiza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發表於「中國文人生活之道與藝：自我技術之探討」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7。另外也可參見 Stephen Bokenkamp, *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本書運用佛教「外部」的材料，特別是道教經典和類書來研究佛教觀念在中國流傳程度，也避免了使用內部材料可能帶來的

此無論是中古時期的道教經典，還是中國本土成立的佛典，亦或是民間的佛道混合造像中，過去被認為是被「佛教」所「影響」的，事實上是援用者在時代氛圍的文化借用，其內涵其實早已被置換，而援用者的動機、目的和特徵歸屬也很難簡單歸為「佛教」、「道教」、「巫」的，或其實根本是來自此前古代中國人更根本的信仰。

二、研究目的

筆者在考察四世紀末五世紀初的道教古靈寶經典之時，發現「梵」在靈寶經中是一個關鍵性的概念，在形上層次，梵是萬物的根源，宇宙的初始，也是經典的原型；而在形式上，梵也是一種天界書體與音韻，蘊含了至高至聖的教旨。對靈寶經而言，梵是根基性的觀念，是萬範開張的基礎，同時統攝著萬物。然而國內外學界對此觀念之淵源與轉化並無相關研究，致使靈寶經的深度觀念未能開展，也使道教的經典的根源及神聖性未能有清晰的闡釋。筆者認為此課題遲遲未能開展主要是涉及大量中古時期的佛教、道教文獻，其中有諸多複雜的文化借鑑轉化問題，而學界由於學科分化之關係未能作整合性的研究。有鑑於此，筆者在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擬透過本計畫作一全面性的考察，期望透過「梵」觀念的研究，在宗教經典當中呈現中古時期複雜的文化交流狀況，並對宗教經典之神聖認同加以探討。

三、文獻探討

有關「梵」觀念的研究目前多侷限於印度教、印度佛教以及早期中國佛教，雖然靈寶經中的「梵」係援引自早期佛教翻譯經典，但是在觀念與內涵上卻作了重大的轉化，本計畫的研究重心將放在靈寶經典對梵觀念的借用與轉化。在印度的宗教傳統之中，梵(Brahma)的概念有著很古老的淵源，在梨俱吠陀(Rigveda)之中梵的觀念並不明顯，該字源於Rta，意為規律，來自祭祀之音，被視為是一種神秘力量，源自於詩頌、吟唱以及祭祀當中規律而和諧的展現。但是在百段梵書之中(Śatapatha Brāhmaṇa)中，梵已成為萬物之主，並創造了諸神。《梵書》以「生主、梵、我」三者相互關涉來詮釋「梵」，因而「梵」具有支配宇宙原理、宇宙創造主以及解脫的最終目的等意涵。「梵」一方面被視為最高的原理，因而文法上以「中性」表示，而另一方面「梵」也被位格化為最高神，因此以陽性的

誇大和蒙蔽，同時展現中古時期儒、釋、道和包括各地巫俗等民間信仰的交融和變型，對中古的宗教研究在此新模式下重新考慮、研究。此外可參考 Stephen R. Bokenkamp, "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 9 (1997): 55-67;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Bruxelles: Institute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 2, 1983) pp. 434-486; "Stages of Transcendenc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147. 另外亦可參見 Christine 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本書中國佛道交涉的研究專書，該書以主題方式探討佛、道的相遇、交會和相互借用、滲透的現象。

「梵天」表現。在奧義書(Upaniṣads)的階段，梵的概念逐漸從祭祀中抽離，被視為至上力量，因此奧義書許多故事都是在探求梵的本質，梵成為冥思的主要對象，將梵視為宇宙的真實，強調自我的修行與實踐，並認為自我與宇宙的根源「梵」是同一的，發展出「梵我一如」的思想。在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盧宥佐、李世傑、呂凱文、Surendranath Dasgupta等學者的研究中已將印度梵觀念的淵源作相關討論，本研究計畫將在此基礎上研究梵觀念之進一步演變。⁸

在早期佛教文獻中，「梵」的內涵又有了轉變，佛教文獻保留了將「梵」視為神的用法，但是卻將其原本至高無上的地位降格，並以梵天王屈膝勸請佛陀說法的情節安排來否定梵天王的至上地位，進而突顯佛陀的尊貴。其次佛教文獻亦對「一切世間由梵天所造」等命題予以分析，以無常法加以破斥，並視為邪見，進而從根本顛覆了傳統婆羅門的「梵」思想。⁹此外，在《吠陀》與《奧義書》中作為中性名詞的Brahman在佛教文獻中並不受重視，並轉而出現許多以brahma為字首的複合字，將brahma當作形容詞使用，其意為尊貴、殊勝、清淨，成為一種宗教倫理的人格特質，這是早期佛教對brahma的重新詮釋，並賦予新的意涵。在這一方面黃柏棋有系統性的研究。¹⁰從表面意義上來看，這些清淨的行為諸如「四梵行」的修持足以與梵天同在，使人的以生於梵天，保留了婆羅門教梵的傳統，但是實際上期宗教內涵已經被置換轉化為佛教意義。

隨著佛教典籍經由中亞翻譯至中國，佛教對brahma的重新詮釋以及新的意涵也隨之傳入中國，因此在漢譯佛典當中有著各種與「梵」字相結合的詞彙。柏夷(Stephen Bokenkamp)認為「梵」是Brahmā的音譯，在中國的脈絡中包含了兩個層面，其一，「梵」指的是大梵天，也就是印度神話中的宇宙創造者，其二，「梵」指的是任何與印度或佛教相關的事物，如用以書寫佛教典籍的文字就被稱之為「梵書」。¹¹然而這只是一種普遍性的觀察，實際上「梵」字的運用與意含更為廣泛，柏夷的研究並未提供進一步的分析。

本研究計畫將以西元二到三世紀的佛教翻譯材料為中心，尤其是以支謙、康僧會等江南佛典譯者的作品為基礎，其主要原因是江南地區這段時期的佛教翻譯作品對中國宗教經典乃至思想、文學有著深刻的影響，其中與靈寶經典的構作更有著密切關係。從這些佛教翻譯文獻中檢視「梵」字的使用，來觀察在佛教翻譯典籍之中，與「梵」字相關的詞彙所包含的層面，並進而審視中國宗教經典，尤

⁸ 相關討論可見盧宥佐，〈印度大梵思想的源流〉，台北：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6-13。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印度哲學宗教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 45。李世傑，《印度哲學史講義》(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頁 25-27。呂凱文，〈梵思想的佛格義：佛教的詮釋學初探〉，《揭諦》7(2004)，頁 22-23。Surendranath Dasgupta著，林煌洲譯，《印度哲學史》(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1996)，頁 44-74。

⁹ 呂凱文，〈梵思想的佛格義：佛教的詮釋學初探〉，《揭諦》7(2004)，頁 24-33。

¹⁰ 相關研究參考Pochi Huang, "The Early Buddhist Understanding of Brahmācariya,"發表於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2007年3月23日；"Who is Brahmācari and What is Brahmācariya? From the Mytho-Poetic to the Religio Ethica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Indian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¹¹ 見Stephen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386.

其是與佛教密切相關的靈寶經典當中對「梵」觀念的借用、運用與轉化。

在這些佛教翻譯典籍中，「梵」是Brahmā的音譯，但是「梵」字很少單獨出現，大部分是與梵字相連結的各種詞彙，這些詞彙各有著不同層面的義含。第一層面，與梵字關聯的詞彙主要是與宇宙觀相關的一系列名詞。這一組名相與色界有關，色界的初禪天為梵界，其中又被分為梵眾天brahmakāyika、梵輔天brahmapurohita、梵天brahmadeva，這些名相是支婁迦讖、康僧會、支謙各有不同的翻譯，宇井伯壽《譯經史研究》已對支謙作部份分析，但目前仍無全面的討論，本研究計畫將會加以分析比較。¹²此外，「梵」也有宗教德性的義含，代表著完美品行、至高的宗教修行。其中，梵行brahmacharya的用法極為普遍，早在安世高與支婁迦讖的翻譯作品之中就已經有「梵行」的用法，而支謙以及康孟祥也延續這個翻譯名相。而「梵行」因前後文脈而有程度與意義的差別，黃柏棋“The Early Buddhist Understanding of Brahmachariya”一文已有深入分析，本計劃會在其研究基礎上作進一步討論，而重點將會放在道教經典對此名相的借用與轉化。

第二個層面就是「梵書」的觀念，許多學者已投入研究印度中亞佛教典籍的中文翻譯，並已獲得相當的成果，Daniel Boucher、辛嶋靜志、Victor Mair、Richard Salomon、Yang Jidong等皆提供了基礎性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多偏重於歷史文獻以及語言翻譯等層面，未能觸及文字神聖性的研究。¹³在中國“Sanskrit”被稱為梵文、梵字或梵書，「梵文」這個詞常代表了語言以及書體兩個層面。當大量佛經以梵文等文字傳來中土，並逐漸地被各地僧侶、學者翻譯出來時，中國人開始意識到「梵文」這種外國書體的神聖特質，以及以神聖書體寫成的佛教經文所形成神聖經典的概念。此時浮現出兩種與梵文有關的觀念，其一，梵文被當作是一種「天書」，依據傳說，這種神聖書體是梵天所創。其二，梵文的「音」具有特殊的神聖性，某些特殊的名相或咒語無法被翻譯，必須以音譯的方式保留其神聖的「音」。這些觀念顯示中國人認為梵文具備著某種神奇的力量，不是一般世俗書體所能模擬的。這些觀念皆被靈寶經所吸收，成為道教天書觀的根源與基礎。

佛教的「天書」一詞源自“devalipi”，意為天神之書，從謝靈運、僧祐到隋唐學者皆提及梵書為梵天所創的傳說，竺法護(DharmarakSa)於西元308年所譯

¹² 參見宇井伯壽，《譯經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482-483。

¹³ 相關研究參見Daniel Boucher, “Buddhist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s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6; “Gāndhārī and the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the Saddharmapundarīka sūtr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 4 (1998): 471-506; “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 1 (2000): 7-28; 辛嶋靜志：〈漢訳仏典の漢語と音写語の問題〉，收入高崎直道；木村清孝編：《東アジア社会と仏教文化》（東京：春秋社，1996），頁202-218; Victor Mair, “Cheng Ch’iao’s Understanding of Sanskrit: The Concept of Spelling in China,” in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1994): 331-41; Victor Mair and Mei Tsu-lin, “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2 (1991): 375-470; Richard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a Gāndhārī Origin of the Arapacana Syllaba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0.2 (1990): 255-273; Yang Jidong, “A Change i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1.1 (1998): 157-70.

出的《普曜經》(*Lalitavistara* T186)可能是最早提及印度書體的漢譯佛典，該經卷十羅列了印度的六十四書，饒宗頤、Salomon Lefmann、外園幸一、Sylvain Lévi等作過相關研究，¹⁴而謝靈運(385-433)的〈十四音訓序〉是對《大般涅槃經》(*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Na Sūtra* T375)〈文字品〉的注解，其中論及梵書起源。¹⁵僧祐《出三藏記集》當中〈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則更詳細地闡述了梵語的起源，Daniel Boucher、神塚淑子等皆作過探討，但是對於梵書的神聖特質與宗教特質則欠缺討論。¹⁶從佛教的脈絡來看，在佛教文獻中「天」指的是梵天或天神，因此「天書」指的是天神之書或由天神所創之書，這與道教文獻中認為「天書」是在宇宙形成時由氣所結成的飛天之書，在觀念上有相當的差異。其次，從中亞傳來的佛教原典絕大部分都是由梵書與佉書寫成，而這兩種書體都被視為「天書」，梵書由梵天所造，而佉書則是佉樓仙人所寫成，這兩者並取法於淨天，因此它們是具有宗教神聖特質的書體。這種將梵書視作天界書體的觀念也保留在道教典籍裡，並被吸納入道教天書系譜之中，此一部分本研究計畫將深入探討。

第三層面的觀念是「梵音」(*brahmasvara*)的探討，所謂「梵音」除了代表梵文的發音之外，亦指一種由印度中亞等地隨著佛教經典傳入的音樂唱誦形式。這種音韻誦念與古代印度語言的語音讀法有密切關聯，構成了印度的「聲明論」，其根源更可以追溯到《梨俱吠陀》(*Rigveda*)歌詠方法之「娑摩吠陀」(*Sāmaveda*)。在這個傳統中，佛教經典當中於是則出現了「伽佗」(*gāthā*)，也就是合樂的詩頌，該字有時會音譯為「偈陀」，簡稱為「偈」，或意譯為「頌」，而「偈頌」則是 *gāthā* 的音譯意譯雙音節合璧詞。在漢譯佛教經典之中有大量的詩歌式的偈頌，即是保留了印度的文學形式。因此佛教經典當中的偈頌文體是一種融合音樂與文學的形式，必須配合管弦與聲韻，用吟唱的方式誦出。這種音樂性的贊頌也稱之為「梵唄」。「梵唄」即梵語 *Bhāṣa*，或有音譯為「婆陟」或「婆師」，意譯為

¹⁴ 有關六十四書的相關研究，見饒宗頤：《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380-382。Salomon Lefmann, *Lalitavistara: Leben und Lehre des Śākya-Buddha* (Halle a S.: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Vol.1, 1902), pp.125-126; 外園幸一：《ラリタヴィスタラ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94)，上冊，頁526-28。Sylvain Lévi比對了中譯本與梵文本的六十四書，參見Sylvain Lévi, “Notes chinoises sur l’Inde,” *Bulletin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 (1904): 573-79。Bühler 則比對了《普曜經》*Lalitavistara* 的六十四書與耆那教典籍 *Samavayanga-Sutra* 以及 *Pannavana-Sutra* 中所列出的十八書，見Georg Bühler, *Indian Paleography* (New Delhi: Today & Tomorrow’s Printers & Publishers, 1973), p.16。

¹⁵ 謝靈運參與了佛典的翻譯，對《大般涅槃經》(*Mahāyāna MahāparinirvāNa Sūtra* T375)的潤飾。相關研究參考Daniel Boucher, “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23, no. 1 (2000): 16; Richard Mather, “The Landscape Buddhism of the Fifth-Century Poet Hsieh Ling-yü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 (1958): 67-79。

¹⁶ 見T2145, 55.4b-5a。約成於515CE。相關見Arthur Link, “The Earliest Chinese Account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ripiṭaka (I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1.2 (1961): 281-299; Daniel Boucher, “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3.1 (2000): 19-22。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頁415-427。

「止斷止息」或「贊嘆」。整個音樂唱誦概念是來自天樂，而聲韻轉變，配合著管弦伴奏的音律，形成偈頌合樂的優美贊歌。李小榮、Robert Shih、Victor Mair、梅祖麟、朱慶之等皆有相關研究與討論。¹⁷雖然中國本地原來也有音樂歌詠的形式，但是這種梵唄形式對中國的聲韻而言仍然是一種全新的經驗，在南方梵唄顯然引起風尚，而傳譯經典的僧人或專家多會梵唄，這種具有音樂性的佛教唱頌文學形式與當時的文學尤其是詩歌創作有密切的關連，而在這過程中，佛教文獻中的梵音對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聲韻產生極大影響則是不容懷疑的，同時也對道教經頌，尤其是儀式當中的讚頌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這點學界尚無進一步討論，本計畫也將深入探討。

基於前三層面對梵的分析，接著將探討道教元始係靈寶經典對前三層面的梵觀念之借用與轉化。在元始系古靈寶經中，「梵」卻成為一個核心的觀念，尤其在《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之中，「梵」不但是一個核心的主題，而且「梵」在此經中也具有許多不同層次的意涵。

首先，大梵被視為在宇宙初開的渾沌狀態，經過長遠的劫運，開展出五篇真文、赤書玉字等天書，其後梵炁羅布，於是諸天形成，眾神列位，天地的運度於是開始。梵本身既是道，而它的具體呈現就是「真文」，因此從形上的「大梵」到氣化的「梵炁」，當中有一個基礎就是「真文」。這種「真文」的出現，成為諸神靈的基礎，並使天地萬物的運作成為可能。從一種抽象混沌的宇宙初始狀態到真文的出現，乃至於真文的各種功德，都可以被視之為「大梵」不同階段、不同方式的呈現。而其所處的位置則是天界中最高的大羅玉清，並且將梵炁羅布周迴於十方各界。從《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中的敘述可知，「梵」被借用來描述宇宙混沌的元始狀態，以及推動宇宙秩序運行的能動之炁。筆者認為這種借用並非忽然產生的，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天界名相借鑑過程。本研究計畫擬從《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經》等上清、靈寶經典去考察道教經典在借鑑佛教的宇宙模型進而建構天界系統之時，如何借用佛教語彙，透過佛教經典對天界名相採取音譯名相，轉用至道教天界名稱中的音譯字詞。其中有許多與「梵」相關的天界名稱，在描繪這些天界時則揉合了炁的觀念，而靈寶經典的作者們進一步提煉並轉化成「梵炁」的觀念，並將之置於最高的位階，成為道的具體化，並成為萬範開張的基礎。這個結果並非僅僅用道教盜用並曲解佛教語彙來解釋，而是經過滲透、轉借、重塑並灌注新意含的複雜過程。本計畫即要深入研究此轉化過程。

其次，除了將「梵」視之為宇宙的原初狀態，並將之當作萬物的根源與基礎，在《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當中「大梵」也是一種隱祕之音韻的名稱，稱之為

¹⁷見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131。有學者「偈」與「頌」有相關討論，見於Robert Shih, *Biographies des moines eminents*,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ibliotheque de l'Universite, 1968, p.37. 而梅維恒與梅祖麟則延續這種說法，見Victor Mair and Mei Tsu-lin, "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2 (1991): 375-470。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華林》2(2002)，頁27-46。

「大梵隱語」。《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可以被視為是各種不同天界、天帝、魔王等名彙歌章的集結與解說。其中，元始靈書中篇當中的「大梵隱語」是最典型的天界隱韻。「大梵隱語」由兩百五十六個字構成，其結構是三十二天當中每個天界各有八個字。這些字的組合並無句法上的意義，其中更參雜大量的佛教音譯字詞，使整個「大梵隱語」看起來更加深奧難解。許理和(Erik Zürcher)認為「大梵隱語」其中運用許多佛教既有的音譯語彙，並與中文字辭結合，使之讀起來具有外語音譯詞彙的音韻，因此將之稱為擬梵語。¹⁸而柏夷(Stephen Bokenkamp)則進一步指出，「大梵隱語」實際上一部分借用了佛教的音譯術語，並且在形式上類同佛教的「咒」，也就是每個字其實是一段更長的辭彙或名號的濃縮。就如同佛教的咒一樣，「大梵隱語」也強調唸誦得神奇效力，顯示這些所謂天界隱韻的力量來自於其誦念的音聲。¹⁹與《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密切相關的經典《諸天內音自然玉字》之中，天真皇人對「大梵隱語」做了逐字的解釋，從中可發現整個「大梵隱語」不論是其外在的語彙，或者是其以字代詞的結構模式，都是從佛教的翻譯詞彙以及咒語概念中借用而來，這也充分說明了當時佛教翻譯文獻所蘊含的外來詞彙以及其經典當中所包含的的咒語對中國人產生某種程度的吸引力，以至於同時期道教經典造構之時也借用了這些元素。本計畫將對大梵隱語進行深入的分析，並釐清其與佛教音譯語彙的關係。

另外，本研究計畫繼續透過後人對靈寶經中梵觀念的注解來進一步分析後來道教內部對梵概念的進一步演繹與發揮。針對「大梵隱語」這個觀念，歷代對《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的注解疏義皆作了說明與解釋，其中《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對「大梵」、「隱語」、「无量音」、「梵音」與「正音」等概念有諸多詮釋，本計畫從中探討後人承繼靈寶經的詮釋時對梵的理解與發展。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研究，透過經典文獻內容之考察，以及各種文獻之比對，來探究梵觀念之使用情形與不同層面之意義。其研究步驟如下：

第一步驟，首先從漢譯佛典中考查梵的使用，由於漢譯佛典資料龐大，本計畫就研究範疇來看，必須設定以西元二到四世紀的佛教翻譯材料為中心，其他文獻材料僅供參考或作為補充之用。

第二步驟，由於不同的翻譯者對梵的翻譯與使用有歧異，因此本研究計畫會將不同的翻譯者對梵的使用情形區分研究，其中以支婁迦讖、支謙、康僧會等佛典譯者的作品為最為重要，從這些佛教翻譯文獻中檢視「梵」字的使用，來觀察在佛教翻譯典籍之中，與「梵」字相關的詞彙所包含的層面，進而審視「梵」字在佛教文獻當中所包羅的各種不同意涵。

¹⁸ 見Erik Zü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T'oung Pao*, vol. LXVI (1980):110-112.

¹⁹ 見Stephen Bokenkamp,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387.

第三步驟，由於西元二到四世紀以支謙、康僧會等佛典譯者的佛教翻譯材料內容仍相當龐雜，因此在考察時將梵觀念的使用區分為三個層面：作為宇宙天界領域的「梵天」、作為神聖書體的「梵書」以及作為神聖音韻與唱誦的「梵音」等三個部分。本計劃將對此三部份的梵觀念作系統性的考察，其它部份與梵相關的字詞則作為參考以及補充之用。

第四步驟，由於元始系靈寶經大量援用了「梵」的概念，並進而對「梵」觀念進行不同的運用與轉化，尤其是以《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為核心的相關經典中對佛教文獻中「梵」觀念的借用，可以看出靈寶經的作者們對「梵」作了某種程度的置換與轉化。因此本計劃以第三步驟中三個層面的梵觀念分析為基礎，全面考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以及相關連的靈寶經典之中，對這三層面的「梵」概念的使用，並仔細分析靈寶經的作者對漢譯佛典中的梵觀念作了何種程度的轉化以及重新塑造。其中，「大梵隱語」是元始系靈寶經的核心概念，本研究計畫擬將大梵隱語的內在觀念以及造構模式作一完整的分析。

第五步驟，經過靈寶經文本的考察後，繼續透過後人對靈寶經中梵觀念的注解來進一步分析後來道教內部對梵概念的進一步演繹與發揮。其中《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將會是主要的研究材料，從中探討後人承繼靈寶經的詮釋時對梵的理解與發展。

五、結果討論：

1. 以西元二到四世紀的佛教翻譯材料中支謙、康僧會等江南佛典譯者的作品為基礎，從這些佛教翻譯文獻中檢視「梵」字的使用，來觀察在佛教翻譯典籍之中，與「梵」字相關的詞彙所包含的層面，進而審視「梵」字在佛教文獻當中所包羅的各種不同意涵。這些詞彙的意義包羅甚廣，從天界名相到宗教倫理與修行等諸層面，而「梵」字也因為與其相接的字辭而在內涵上有微妙的轉變，本研究釐清早期漢譯佛典當中「梵」的使用，分析魏晉時期對梵觀念初步理解。

2. 依據文獻，「梵書」在中國也被視為「天書」，從謝靈運、僧祐到隋唐學者皆提及梵書為梵天所創的傳說，而漢末六朝從中亞傳來的佛教原典絕大部分都是由梵書與佉書寫成，而這兩種書體都被視為「天書」，因此它們不只異國文字，而是具有宗教神聖特質的書體。這種將梵書視作天界書體的觀念也保留在道教典籍裡，並被吸納入道教天書系譜之中。其呈現在靈寶經中，即是被視為最高天書的「大梵隱語」。所謂的「大梵隱語」，雖然它的原型是宇宙先天氣的概念，卻反映了神聖梵語翻譯為世俗漢語的轉譯過程。本計畫期望能將佛教天書觀念與道教天書以及「大梵隱語」之關聯性作脈絡性的考察，藉而呈現靈寶經典對佛教經典中梵的重新詮釋與意象再造。

3. 從現有材料中可發現佛經翻譯的過程中，翻譯者遇到咒語或專有特殊名相時，會以音譯的方式將梵語音韻的神聖力量或者梵文本身的特殊意涵保留不譯，這也牽涉到印度文化對音聲的特殊崇拜。因此梵語音譯的文字帶有種特殊的神秘力量，代表著神秘護符力量的咒語以及祕密深奧的神聖意涵。靈寶經大量吸

收了這種富異國情調與宗教神秘感的音譯文字，複合在大梵隱語之中，使之成為充斥音譯文字且意義隱晦的神秘文字，但是究其本源仍是對「天書」、「真文」等文字崇拜，只是大梵隱語巧妙地結合當時宗教典籍流行的音譯文字，加以包裝，形成一組看似包羅佛教與道教概念的神聖文字。此外，在漢譯佛教經典之中有大量的詩歌式的偈頌，即是保留了印度的文學形式。因此佛教經典當中的偈頌文體是一種融合音樂與文學的形式，必須配合管弦與聲韻，用吟唱的方式誦出，稱為「梵唄」。早於曹植之前，梵唄就已在吳建康流傳，而文人受此風氣影響而制唄，到了東晉時期則有支曇籥制六言梵唄，流傳於世，這時期的梵唄已經頗具規制，至宋齊之間，名僧雅士研究音律，斟酌科例，顯示梵唄已經完全中國化。佛教文獻中的梵音對道教經頌，尤其是儀式當中的讚頌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而靈寶經中的梵音、隱韻等觀念也與梵唄的流行有關。

4. 靈寶經典融合了許多佛教術語及觀念，其中元始係靈寶經，尤其從《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為核心的相關經典中對佛教文獻中「梵」觀念的借用，我們可以看出靈寶經的作者們對「梵」作了某種程度的運用與轉化。本計畫將靈寶經典對梵的借用區分三部分：作為宇宙天界領域的「梵天」、作為神聖書體的「梵書」以及作為神聖音韻與唱誦的「梵音」，而這三個層面皆可見之於《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以及相關連的靈寶經典之中。本計畫預期對這三層面的「梵」概念所作之轉化以及重新塑造加以討論，從佛教與「梵」相關的天界名相當中，靈寶經典提煉出「梵炁」的觀念，成為道的具體化，並成為萬範開張的基礎；而從「梵書」作為天界書體的觀念中發展出「大梵隱語」的天書形式；從「梵音」的中轉化出梵韻、大梵隱韻等概念與形式。從這三層面中分別發展出與梵相關的名詞，以符合道教整體思維，使之看起來像是一個符合流行的新名相與新概念，但在內涵上卻是中國人所熟悉，並透過這種具佛教味道的新名相，使靈寶經典看來似乎能融通包攝佛教，並因此吸收更廣的信徒。

5. 本計畫透過後人對靈寶經中梵觀念的注解來進一步分析後來道教內部對梵概念的演繹與發揮。針對「大梵隱語」這個觀念，歷代對《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的注解疏義皆作了說明與解釋，其中《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對「大梵」、「隱語」、「无量音」、「梵音」與「正音」等概念有諸多詮釋，從中探討後人承繼靈寶經的詮釋時對梵的理解與發展，對道教的梵觀念之後續詮釋加以呈現並予以討論。

六、參考文獻：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HY425，收入《正統道藏》第十一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HY1362，收入《正統道藏》第五十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三洞珠囊》HY1131，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95。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

——：〈古靈寶經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華林》第2卷，2002，頁237-269。

——：〈靈寶「天文」信仰と古靈寶經教義の展開〉，收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07，頁293-335。

玄奘：《大唐西域記》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

玄奘：《甄正論》，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

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

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華林》2，2002，頁27-46。

安然：《悉曇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四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

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李世傑：《印度哲學史講義》，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李德范輯：《敦煌道藏》，北京：全國圖書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李豐楙：〈傳承與對應：六朝道經中『末世』說得提出與衍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9期，1996，頁91-130。

呂凱文：〈梵思想的佛格義：佛教的詮釋學初探〉，《揭諦》7(2004)，頁20-33。

周法高編：《玄應一切經音義》，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62。

林梅村：〈犍陀羅語文學與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國文化》17,18期，2001，頁225-235。

竺法護譯，《普曜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

《洞靈玄寶玄門大義》HY1116，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HY94，收入《正統道藏》第三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陳景元編：《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HY87，收入《正統道藏》第三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HY528，收入《正統道藏》第十六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湛如，〈敦煌淨土教贊文考辨〉，《華林》1，2001，頁183-203。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無上秘要》HY1130，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僧祐：《出三藏記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

盧宥佐：《印度大梵思想的源流》，台北：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慧琳：《一切經音義》，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年。

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二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冊，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5。

謝世維，〈聖典與傳譯：早期道教天書傳統與翻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9，2007，頁185-233。

饒宗頤：《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HY1，收入《正統道藏》第一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HY219，收入《正統道藏》第五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外園幸一：《ラリタヴィスタラ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94。

宇井伯壽：《譯經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1。

辛嶋靜志：〈漢訳仏典の漢語と音写語の問題〉，收於高崎直道，木村清孝編：《東アジア社会と仏教文化》，東京：春秋社，1996。

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

———.〈六朝道經中的因果報應說與初期江南佛教〉，《道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年，頁181-202。

———.〈《海空智藏經》與《涅槃經》—唐初道教經典的佛教受容〉，《日本東方學》1(2007)，頁98-132。

高田時進編：《中国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

Bokenkamp, Stephen. R.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vol. 2. edited by Michel Strickmann,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3.

———. "Stages of Transcendenc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Buddhist*

-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Edited by Robert E. Buswel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147.
- .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 “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Cahiers d’Extrême-Asie* Vol. 9 (1997): 55-67
- . “The Prehistory of Laozi: His Prior Career as a Woman in the Lingbao Scriptur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14 (2004): 403-421.
- . *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Boyer, A. M. et al., ed. and trans., *KharoSThī Inscription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ien in Chinese Turkestan*,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1929.
- Boucher, Daniel. “Buddhist Translation Procedures in Third-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Dharmarakṣa and His Translation Idiom.”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6.
- . “Gāndhārī and the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Reconsidered: The Case of the Saddharmapundarīka sūtr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4 (1998): 471-506.
- . “On *Hu* and *Fan* Again: the Transmission of ‘Barbarian’ Manuscripts to Chin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3.1 (2000): 7-28.
- Brough, John. “A KharoST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4.3 (1961): 517-530.
- Buswell Jr., Robert E., ed.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Bühler, Georg. *Indian Paleography*. New Delhi: Today & Tomorrow’s Printers & Publishers, 1973.
- Campany, Robert. “Buddhist Revelation and Taoist Translation in Medieval China.” *Taoist Resources* 4.1 (1993): 1-28.
- . “On the Very Idea of Religions—In the Modern Wes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 42.4 (2003): 287-319.
- Härtel, Herbert. and Marianne Yaldiz.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 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2.
- Houben, Jan ed. *Ideology and Status of Sanskri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Leiden: E.J. Brill, 1996.
- Huang, Pochi. “Who is Brahmacarin and What is Brahmacarya? From the Mytho-Poetic to the Religio Ethica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Indian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 Hsieh, Shuwei. "Writing from Heaven: Celestial Writing in Six Dynasties Daoist Tradition." Ph. 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2005.
- Lefmann, Salomon. *Lalitavistara: Leben und Lehre des Sakya-Buddha*. Vol. 1. Halle a S: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1902.
- Mair, Victor H. "Cheng Ch'iao's Understanding of Sanskrit: The Concept of Spelling in China."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3 (1994): 707-751.
- Mair, Victor H. and Mei, Tsu-lin. "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2 (1991): 375-470.
- . "The Landscape Buddhism of the Fifth-Century Poet Hsieh Ling-yü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 (1958): 67-79.
- Mollier, Christine.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Nattier, Jan. *Once Upon a Future Time—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Fremont: Asian Humanities Press.
- . "Church Language and Vernacular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n Buddhism." *Numen* 37/2 (1990): 195-219.
- Robinet, Isabelle. "Notes préliminaires sur quelques antinomies fondamentales entre le bouddhisme et le taoïsme," *Incontro di religioni in Asia tra il III e il X secolo d. C.* Lionello Lanciotti, ed.,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1984, pp. 217-42.
- Salomon, Richard. "New Evidence for a Gāndhārī Origin of the Arapacana Syllaba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0.2 (1990): 255-273.
- Schipper, Kristof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Sharf, Robert. H.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hih, Robert. *Biographies des moines éminents*.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1968.
- Yang, Jidong. "Replacing hu and fan: A Change in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Buddhism During the Medieval Period."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1.1 (1998): 157-70.

- Zürcher, Erik.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T'oung Pao*, vol. 1980, pp.84-147.
- . "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W. L. Idema ed.,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held in celeb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yden University, December 8-12, 1980*. Leiden: Brill, 1981.

七、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首先以西元二到三世紀的佛教翻譯材料為中心，尤其是以支謙、康僧會等江南佛典譯者的作品為基礎，從這些佛教翻譯文獻中檢視「梵」字的使用，來觀察在佛教翻譯典籍之中，與「梵」字相關的詞彙所包含的層面，進而審視「梵」字在佛教文獻當中所包羅的各種不同意涵。從這些考察當中可以發現，在這些佛教翻譯典籍中，「梵」是 *Brahmā* 的音譯，但是「梵」字很少單獨出現，更多的是與梵字相連結的各種詞彙，這些詞彙各有著不同層面的意義，從天界名相到宗教倫理與修行等諸層面，而「梵」字也因為與其相接的字辭而在內涵上有微妙的轉變。而江南地區這段時期的佛教翻譯作品對中國宗教經典乃至思想、文學有著深刻的影響，其中與佛教密切相關的靈寶經典更融合了許多佛教術語及觀念。元始係靈寶經大量援用了「梵」的概念，並進而對「梵」觀念進行不同的運用與轉化。從佛教與「梵」相關的天界名相當中，靈寶經典提煉出「梵炁」的觀念，成為道的具體化，並成為萬範開張的基礎。

此外，「梵書」在中國也被視為「天書」，從謝靈運、僧祐到隋唐學者皆提及梵書為梵天所創的傳說，而漢末六朝從中亞傳來的佛教原典絕大部分都是由梵書與佉書寫成，而這兩種書體都被視為「天書」，依據經典記載，梵書由梵天所造，而佉書則是佉樓仙人所寫成，這兩者並取法於梵天，因此它們不是普通的異國文字，而是具有宗教神聖特質的書體。這種將梵書視作天界書體的觀念也保留在道教典籍裡，並被吸納入道教天書系譜之中。其呈現在靈寶經中，即是被視為最高天書的「大梵隱語」。所謂的「大梵隱語」，雖然它的原型是宇宙先天氣的概念，卻反映了神聖梵語翻譯為世俗漢語的轉譯過程。而佛經翻譯的過程中，翻譯者遇到咒語或專有特殊名相時，會以音譯的方式將梵語音韻的神聖力量或者梵文本身的特殊意涵保留不譯，這也牽涉到印度文化對音聲的特殊崇拜。因此梵語音譯的文字帶有種特殊的神秘力量，代表著神秘護符力量的咒語以及祕密深奧的神聖意涵。靈寶經大量吸收了這種富異國情調與宗教神秘感的音譯文字，複合在大梵隱語之中，使之成為充斥音譯文字且意義隱晦的神秘文字，但是究其本源仍是對「天書」、「真文」等文字崇拜，只是大梵隱語巧妙地結合當時宗教典籍流行的音譯文字，加以包裝，形成一組看似包羅佛教與道教概念的神聖文字。

從靈寶經典當中，尤其是以《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為核心的相關經典中對佛教文獻中「梵」觀念的借用，我們可以看出靈寶經的作者們對「梵」作了某

種程度的運用與轉化。這種借用大致可分為作為宇宙天界領域的「梵天」、作為神聖書體的「梵書」以及作為神聖音韻與唱誦的「梵音」等三個部分，而這三個層面皆可見之於《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以及相關連的靈寶經典之中，並對這三層面的「梵」概念作了轉化並加以重新塑造，以符合道教整體思維，使之看起來像是一個符合流行的新名相與新概念，但在內涵上卻是中國人所熟悉，並透過這種具佛教味道的新名相，使靈寶經典看來似乎能融通包攝佛教，並因此吸收更廣的信徒。

赴日本考察心得

本計畫計於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三日期間赴日本作考察，此次考察計參訪京都大學、天理大學與關西大學。

本次考察於京都大學主要是文獻資料蒐集方面，至京都大學圖書館蒐集研究相關資料，此間所蒐集相關資料主要與中世紀時期中國人對梵文與梵觀念的了解，而對此領域相關研究諸如辛島靜志、平田昌司、外園幸一等研究成果皆是本計畫所蒐集之對象。

此次訪問同時參訪天理大學，與天理大學宗教學系教授會談，會談教授包括佐藤浩司、澤井義則、松田健三郎、岡田正彥、荒山善廣、森下三郎、澤井義次、島田勝己等。除了交換教學與研究方面的心得與成果之外，亦針對東亞對印度哲學與思想的吸收轉化等現象作相關討論，而對本計畫所關心的梵文化吸納融攝問題也多所討論。

訪問期間亦與關西大學山田明廣博士連繫，探討日本道教學界與台灣道教之研究概況作討論，並對台日道教之交流作商討。

本次參訪主要完成研究材料蒐集、研究方向討論、教學資源與心得交換等層面，對本計畫之研究有極大之建設性成果。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參加廣州中山大學所主辦的「隋唐五代的社會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專題計畫之部份成果在 2008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於廣州中山大學所主辦的「隋唐五代的社會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中發表。本人發表的題目為「梵炁、梵書與梵音：《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探討」並由法國遠東學院教授勞格文 John Lagerwey 評論。

與會學者結合法國、美國、中國、香港、台灣等地學者，計有姜伯勤、吳麗娛、盧向前、凍國棟、嚴耀中、耿慧玲、游自勇、王永平、陳明、熊存瑞、范家偉、萬毅、吳羽、羅炎英、趙和平、王承文、向群等。研討主題主要以隋唐歷史、社會、宗教等議題為主。

此次參與會議認識了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熊存瑞(Victor Xiong)，並與之討論西方唐代研究的近況與發展，對本論文之後續研究頗有啓迪。而姜伯勤對中古時期漢人對梵文的認識與研究也對本研究計畫頗有助益。此外，嚴耀中發表的〈唐代婆羅門僧與婆羅門教〉對本計畫亦有幫助，值得參考。游自勇發表的〈中古時期的死後化生概念：以德藏吐魯番文書 Ch.842v 為中心〉一文也對本研究有所啓發；陳明的〈方家、煉丹與西土藥：中古道教醫學與外來文明〉一文對本人之道教研究頗有另開視野之妙、香港的范家偉發表〈孫思邈生年傳記考論〉同樣對本人研究有益，萬毅的〈南北朝末季《升玄經》的新教義〉一文也頗有新論、羅炎英發表的〈道教山岳真形圖略論：以人鳥山真形圖為中心〉與本人研究之靈寶經頗有關聯，這些最新研究對本計畫研究頗有助益，而與會學者對本人所提交之論文也多所指教，對本計畫之進行與修正起著很大的作用。